

第十四回

心猿歸正

六賊無踪

佛即心兮心即佛，心佛從來皆要物。若知無物又無心，便是真心法身佛。法身佛，沒模樣，一顆圓光涵萬象。無體之體即真體，無相之相即實相。非色非空非不空，不來不向不回向。無異無同無有無，難捨難取難聽望。內外靈光到處同，一佛圓在一沙中。一粒沙含大千界，一個身心萬法同。知之須會無心訣，不染不滯爲淨業。善惡千端無所爲，便是南無釋迦棄。

却說那劉伯欽與唐三藏驚驚慌慌，又聞得叫聲「師父來也。」衆家僮道：「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。」太保道：「是他是他！」三藏問：「是甚麼老猿？」太保道：「這山舊名五行山；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國，改名兩界山。先年閻會聞得老人家說：『王莽篡漢之時，

天降此山，下壓着一個神猴，不怕寒暑，不吃飲食，自有土神監押，教他饑餐鐵丸，渴飲銅汁；自昔到今，凍餓不死。」這叫必定是他長老莫怕。我們下山去看來。」

三藏只得依從，牽馬下山。行不數里，只見那石匣之間，果有一猴，露着頭，伸着手，亂招手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此時纔來？來得好！來得好！救我出來，我保你上西天去也！」這長老近前細看，你道他是怎生模樣：

尖嘴縮腮，金睛火眼。頭上堆苦蘚，耳中生薜蘿。鬚邊少髮多青草，額下無鬚有綠莎。眉間土，鼻凹泥，十分狼狽；指頭粗，手掌厚，塵垢餘多。還喜得眼睛轉動，喉舌聲

和語言雖利便，身體莫能挪。正是五百年前孫大聖，今朝難滿脫天羅。

劉太保誠然胆大，走上前來，與他拔去了鬚邊草，額下莎，問道：「你有甚麼說話？」那猴道：「我沒話說，教那個師父上來，我問他一問。」三藏道：「你問我甚麼？」那猴道：「你可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正是，你問怎麼？」那猴道：「我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，只因犯了誑上之罪，被佛祖壓於此處。前者有個觀音菩薩，領佛旨意，

上東土尋取經人。我教他救我一救，他勸我再莫行兇，歸依佛法，盡懃勤保護取經人往西方拜佛，功成後自有好處。故此晝夜提心，晨昏弔胆，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。我願保你取經，與你做個徒弟。」

三藏聞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你雖有此善心，又蒙菩薩教誨，願入沙門，只是我又沒斧鑿，如何救得你出？」那猴道：「不用斧鑿，你但肯救我，我自出來也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自救你，你怎得出來？」那猴道：「這山頂上有我佛如來的金字壓帖，你只上山去將帖兒揭起，我就出來了。」三藏依言，回頭央澆劉伯欽道：「太保啊，我與你上山走一遭。」伯欽道：「不知真假何如？」那猴高叫道：「是真！決不敢虛謬！」伯欽只得呼喚家僮，牽了馬匹。他却扶着三藏，復上高山，攀籐附葛，只行到那極巔之處，果然見金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有塊四方大石，石上貼着一封皮，却是「唵嘛呢叭咪吽」六個金字。

三藏近前跪下，朝石頭，看着金字，拜了幾拜，望西禱祝道：「弟子陳玄奘特奉旨意求經，果有徒弟之分，揭得金字，救出神猴，同證靈山；若無徒弟之分，此輩是個兇頑怪物，哄賺弟子，

不成言慶，便揭不得起。」祝罷，又拜拜畢，上前將六個金字輕輕揭下，只聞得一陣香風，劈手把「壓帖兒」刮在空中，叫道：「吾乃監押大聖者。今日他的難滿，吾等回見如來，繳此封皮去也。」嚇得個三藏與伯欽一行人望空禮拜。徑下高山，又至石匣邊，對那猴道：「揭了壓帖矣，你出來罷。」那猴歡喜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你請走開些，我好出來，莫驚了你。」

伯欽聽說，領着三藏，一行人向東即走。走了五七里遠近，又聽得那猴高叫道：「再走再走！」三藏又行了許遠，下了山，只聞得一聲響，真個是地裂山崩，衆人盡皆悚懼。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，赤淋淋跪下，道聲「師父，我出來也！」對三藏拜了四拜，急起身，與伯欽唱個大喏道：「有勞大哥送我師父，又承大哥替我臉上薙草。」謝畢，就去收拾行李，扣背馬匹。那馬見了他，腰軟蹄絳，戰兢兢的立站不住。蓋因那猴原是弼馬溫，在天上看養龍馬的，有些法則，故此凡馬見他害怕。

三藏見他意思，實有好心，真個像沙門中的人物，便叫：「徒弟啊，你姓甚麼？」猴王道：「我姓孫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與你起個法名，却好呼喚。」猴王道：「不勞師父盛意，我原有個法名，叫

做孫悟空。三藏歡喜道：『也正合我們的宗派。你這個模樣，就像那小頭陀一般。我與你再起個混名，稱爲行者，好麼？』悟空道：『好！好！好！』自此時又稱爲孫行者。

那伯欽見孫行者一心收拾要行，却轉身對三藏唱個喏道：『長老，你幸此間收得個好徒，甚喜，甚喜。此人果然去得。我却告回。』三藏躬身作禮相謝道：『多有拖步，感激不勝。回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，令荆夫人，貧僧在府多擾，容回時踵謝。』伯欽回禮，遂此兩下分別。

却說那孫行者請三藏上馬，他在前邊，背着行李，赤條條，拐步而行。不多時，過了兩界山，忽然見一隻猛虎，咆哮剪尾而來。三藏在馬上驚心。行者在路旁歡喜道：『師父莫怕他。他是送衣服與我的。』放下行李，耳朵裏拔出一個針兒，迎着風，幌一幌，原來是個碗來粗細一條鐵棒。他拿在手中，笑道：『這寶貝，五百餘年不會用着，他今日拿出來，掙件衣服兒穿穿。』

你看他拽開步，迎着猛虎，道聲：『業畜那裏去！』那隻虎蹲着身，伏在塵埃，動也不敢動；却被他照頭一棒，就打的腦漿迸萬點桃紅，牙齒噴幾點玉塊，說得那陳玄奘滾鞍落馬，咬

指道聲：「天那！天那！劉太保前日打的斑斕虎，還與他鬪了半日；今日孫悟空不用爭持，把這虎一棒打得稀爛，正是「強中更有強中手！」」

行者拖將虎來道：「師父略坐一坐，等我脫下他的衣服來，穿了走路。」三藏道：「他那裏有甚衣服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莫管我，我自有處置。」好猴王，把毫毛拔下一根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變作一把牛耳尖刀，從那虎腹上挑開皮，往下一剝，剝下個圈圖皮來；剝去了爪甲，割下頭來，割個四四方方一塊虎皮，提起來，量了一量道：「闊了些兒。一幅可作兩幅。」拿過刀來，又裁爲兩幅，收起一幅，把一幅圍在腰間，路旁揪了一條葛藤，緊緊束定，遮了下體道：「師父，且去！且去！到了人家，借些針線，再縫不遲。」他把條鐵棒，捻一捻，依舊像個針兒，收在耳裏，背着行李，請師父上馬。

兩個前進，長老在馬上問道：「悟空，你纔打虎的鐵棒，如何不見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你不曉得。我這棍，本是東洋大海龍宮裏得來的，喚做「天河鎮底神珍鐵」；又喚做「如意金箍棒」。當年大反天宮，甚是虧他，隨身變化：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。剛纔變做一個繡花針兒模

樣收在耳內矣。但用時，方可取出。三藏聞言暗喜，又問道：「方纔那虎見了你怎麼就不動？讓你自在打他，何說？」悟空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：莫道是隻虎，就是一條龍，見了我也不敢無禮。我老孫，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，翻江攪海的神通，見貌辨色，聆音察理，大之則量於宇宙，小之則攝於毫毛；變化無端，隱顯莫測。剝這個虎皮，何爲稀罕？若到那疑難處，看展本事麼！」三藏聞得此言，愈加放懷無慮，策馬前行。師徒兩個走着路，說着話，不覺得太陽西墜。但見：

籛籛斜暉返照，天涯海角歸雲。千山鳥雀噪聲頻，覓宿投林成陣。
野獸雙雙對對，回窩族族羣羣。一鉤新月破黃昏，萬點明星光暈。

行者道：「師父走動些，天色晚了。那壁廂樹木森森，想必是人家莊院，我們趕早投宿去來。」三藏果策馬而行，徑奔人家，到了莊院前下馬。行者撇了行李，走上前，叫聲「開門！開門！」那裏面有一老者，扶筇而出，唵喇的開了門，看見行者這般惡相，腰繫着一塊虎皮，好似雷公模樣，說得腳軟身麻，口出謔語道：「鬼來了！鬼來了！」三藏近前攙住，叫道：「老施主，休怕。他是我貧僧的徒弟，不是鬼怪。」

老者抬頭，見了三藏的面貌清奇，方纔立定，問道：『你是那寺裏來的和尚，帶這惡人上我門來？』三藏道：『我貧僧是唐朝來的，往西天拜佛求經，適路過此間，天晚，特造檀府借宿一宵，明早不犯天光就行。萬望方便一二。』老者道：『你雖是個唐人，那個惡的，却非唐人。』悟空厲聲高呼道：『你這個老兒全沒眼色！唐人是我師父，我是他徒弟！我也不是甚「糖人」，我是齊天大聖。你們這裏人家，也有認得我的。我也曾見你來。』那老者道：『你在那裏見我？』悟空道：『你小時不會在我面前扒柴？不會在我臉上挑菜？』老者道：『這厮胡說！你在那裏住？我在那裏住？我來你面前扒柴挑菜！』悟空道：『我兒子便胡說！你是認不得我了。我本是這兩界山石匣中的大聖。你再認認看。』老者方纔省悟道：『你倒有些像他；但你是怎麼得出來的？』

悟空將菩薩勸善，令我等待唐僧揭帖脫身之事，對那老者細說了一遍。老者却纔下拜，將唐僧請到裏面，即喚老妻與兒女都來相見，具言前事，個個欣喜。又命看茶。茶罷，問悟空道：『大聖啊，你也有年紀了？』悟空道：『你今年幾歲了？』老者道：『我痴長一百三十歲了。』

行者道：「還是我重子重孫哩！我那生身的年紀，我不記得是幾時；但只在這山脚下已五百餘年了。」老者道：「是有，是有。我曾記得祖公公說，此山乃從天降下，就壓了一個神猴。只到如今，你纔脫體。我那小時見你時，你頭上有草，臉上有泥，還不怕你；如今臉上無了泥，頭上無了草，却像瘦了些，腰間又箍了一塊大虎皮，與鬼怪能差多少？」

一家兒聽得這般話說，都呵呵大笑。這老兒頗賢，即令安排齋飯。飯後，悟空道：「你家姓甚？」老者道：「舍下姓陳。」三藏聞言，即下來起手道：「老施主，與貧僧是華宗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是唐姓，怎的和他是華宗？」三藏道：「我俗家也姓陳，乃是唐朝海州弘農郡聚賢莊人氏。我的法名叫做陳玄奘。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賜我做御弟三藏，指唐爲姓，故名唐僧也。」那老者見說同姓，又十分歡喜。行者道：「老陳，左右打攪你家。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，你可去燒些湯來，與我師徒們洗浴洗浴，一發臨行謝你。」那老兒即令燒湯拿盆，掌上燈火。師徒浴罷，坐在燈前。行者道：「老陳，還有一事累你：有針線借我用用。」那老兒道：「有，有。」即教媽媽取針線來，遞與行者。行者又有眼色：見師父洗浴，脫下一件白布短小直裰。

未穿，他卽扯過來披在身上，却將那虎皮脫下，聯接一處，打一個馬面樣的摺子，圍在腰間，勒了籐條，走到師父面前道：『老孫今日這等打扮，比昨日如何？』三藏道：『好好好！這等樣，纔像個行者。』三藏道：『徒弟，你不嫌殘舊，那件直裰兒，你就穿了罷。』悟空唱個喏道：『承賜！』他又去尋些草料喂了馬。此時各各事畢，師徒與那老兒，亦各歸寢。

次早，悟空起來，請師父走路。三藏着衣，教行者收拾鋪蓋行李。正欲告辭，只見那老兒，早具臉湯，又具齋飯。齋罷，方纔起身。三藏上馬，行者引路。不覺饑餐渴飲，晚宿曉行，又值初冬時候，但見那——

霜凋紅葉千林瘦，嶺上幾株松柏秀。未開梅蕊散香幽，暖短晝，小春受。菊殘荷盡

山茶茂，寒橋古樹爭枝鬪。曲澗涓涓泉水溜，淡雲欲雪滿天浮。朔風驟，牽衣袖，向

晚寒威人怎受？

師徒們正走多時，忽見路旁叻喏一聲，闖出六個人來，各執長槍短劍，利刃強弓，大咤一聲道：『那和尚！那裏走！趕早留下馬匹，放下行李，饒你性命過去！』說得那三藏魂飛魄散，跌

下馬來，不能言語。行者用手扶起道：「師父放心，沒些兒事。這都是送衣服送盤纏與我們的。」
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想有些耳閉？他說教我們留馬匹，行李，你倒問他要甚麼衣服盤纏！」行者道：「你管守着衣服，行李，馬匹，待老孫與他爭持一場，看是何如。」三藏道：「好手不敵雙拳，雙拳不如四手。他那裏六條大漢，你這般小小的一個人兒，怎麼敢與他爭持？」

行者的胆原大，那容分說，走上前來，叉手當胸，對那六個人施禮道：「列位有甚麼緣故阻我貧僧的去路？」那人道：「我等是剪徑的大王，行好心的山主，大名久播，你量不知。早早的留下東西，放你過去；若道半個「不」字，教你碎屍粉骨！」行者道：「我也是祖傳的大王，積年的山主，却不會聞得列位有甚大名。」那人道：「你是不知，我說與你聽：一個喚做眼看喜，一個喚做耳聽怒；一個喚做鼻嗅愛，一個喚作舌嘗思；一個喚作意見慾，一個喚作身本憂。」悟空笑道：「原來是六個毛賊，你却不認得我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，你倒來擋路。把那打劫的珍寶拿出來，我與你作七分兒均分，饒了你罷！」

那賊聞言，喜的喜，怒的怒，愛的愛，思的思，慾的慾，憂的憂；一齊上前亂嚷道：「這和尚無

禮你的東西全然沒有轉來和我等要分東西！他輪槍舞劍，一擁前來照行者劈頭亂砍，兵兵兵，砍有七八十下。悟空停立中間，只當不知。那賊道：『好和尚！真個的頭硬！』行者笑道：『將就看得過罷了！你們也打得手困了，却該老孫取出個針兒來耍耍。』那賊道：『這和尚是一個行針灸的郎中變的，我們又無病症，說甚麼動針的話？』

行者伸手去耳朵裏拔出一根繡花針兒，迎風一幌，却是一條鐵棒，足有碗來粗細，拿在手中道：『不要走也！讓老孫打一根兒試試手！』說得這六個賊四散逃走；被他拽開步，團團趕上，一個個盡皆打死，剝了他的衣服，奪了他的盤纏，笑吟吟走將來道：『師父請行，那賊已被老孫剝了。』三藏道：『你十分撞禍！他雖是剪徑的強徒，就是拿到官司，也不該死罪；你縱有手段，只退他去便了，怎麼就都打死？這却是無一點惻隱之心了，如何做得和尚！』悟空道：『師父，我若不打死他，他却要打死你哩。』三藏道：『我這出家人，寧死也決不敢行兇。』行者道：『不瞞師父說：我老孫五百年前，稱王爲怪的時節，也不知打死多少人；假似你說這般話，我就做不到齊天大聖了。』三藏道：『只因你欺天誑上，纔受這五百年前之難。今既入沙

門，若是還像當時行兇，去不得西天，做不得和尚！忒惡！忒惡！」

原來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氣。他見三藏只管絮絮叨叨，按不住心頭火發道：「你既是這等說，我做不得和尚，上不得西天，不必恁般絮聒我，我回去便了！」那三藏却不曾答應，他就使性子，將身一縱，說一聲「老孫去也！」三藏急抬頭，早已不見。只聞得呼的一聲，回東而去。撇得那長老孤零零，點頭自歎道：「這厮這等不受教誨！我略說他幾句，他怎麼無形無影的徑回去了？」——罷！罷！罷！也是我命裏不該招徒弟去來去來！」正是捨身拚命歸西去，莫倚旁人自主張。

那長老收拾行李，揹在馬上，也不騎馬，一隻手拄着錫杖，一隻手揪着韁繩，淒淒涼涼，往西前進。行不多時，只見山前有一個老母，捧一件錦衣，錦衣上有一頂花帽。三藏見他來得至近，慌忙牽馬立於右側讓行。那老母問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長老，獨行於此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乃東土大唐王差往西天拜佛求經者。」老母道：「西方佛在大雷音寺天竺國界，此去有十萬八千里路！你這等單人獨馬，又無個徒弟，如何去得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日前收得一個徒弟，

他性潑兇頑，是我說了他幾句，他不受教，遂渺然而去也。」

老母道：「我有這一領錦布直裰，一頂嵌金花帽。原是我兒子用的。他只做了三日和尚，不幸命短身亡。我纔去他寺裏，哭了一場，將這兩件衣帽拿來做個憶念。長老啊，你既有徒弟，我把這衣帽送了你罷。」三藏道：「承老母盛賜；但只是我徒弟已走了，不敢領受。」老母道：「他那廂去了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聽得呼的一聲，他回東去了。」老母道：「東邊不遠，就是我家，想必往我家去了。我這裏還有一篇呪兒，喚做「定心真言」；又名做「緊箍兒呪」。你可暗暗的念熟，牢記心頭，再莫洩漏一人知道。我去趕上他，叫他還來跟你，你却將此衣帽與他穿戴。他若不服你使喚，你就默念此呪，他再不敢行兇，也再不敢去了。」

三藏聞言，低頭拜謝。那老母化一道金光，回東而去。三藏情知是觀音菩薩授此真言，急忙撮土焚香，望東禮拜拜罷，收了衣帽，藏在包袱中，却坐在路旁，誦習那定心真言。來回念了幾遍，念的爛熟，牢記心胸不題。

却說那悟空別了師父，一筋斗雲，徑轉東洋大海，龍王宮裏，龍王見了道：「近聞得大聖難滿，想必是重整仙山，復歸洞府矣？」悟空道：「我也有此心，只是又做了和尚了。」龍王道：「做甚和尚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虧了南海菩薩，教我隨東土唐僧，上西方拜佛，皈依沙門，又喚爲行者了。」龍王道：「這纔叫做改邪歸正。可賀！可賀！既如此，怎麼不西去復東回，何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因是唐僧不識人性，有幾個毛賊剪徑，是我將他打死，唐僧就說了我若干的不是。你想老孫可是受得悶氣的？」我撇了他，欲回本山，故此先來望你一望，借鍾茶吃。」

龍王即命捧香茶來獻。行者回頭一看，見後壁上掛著一幅「圮橋進履」的畫兒，行者問是甚麼景致。龍王道：「大聖在先，此事在後，故你不認得。這叫做「圮橋三進履」。此仙乃是黃石公。此子乃是漢世張良。石公坐在圮橋上，忽然失履於橋下，遂喚張良取來。此子即忙取來，跪獻於前。如此三度，張良略無一毫倨傲怠慢之心，石公遂授他天書，着他扶漢。後來做了漢朝第一功臣。太平後，棄職歸山，從赤松子遊，悟成仙道。」——大聖，你若不保唐僧，不受教誨，到底是個妖仙，休想得成正果。」

悟空聞言，沉吟半晌。龍王道：「大聖自當裁處，不可圖自在，誤了前程。」悟空道：「莫多話，老孫還去保他便了。」別了龍王，急縱身，出離海藏，駕著雲正走，却遇著南海菩薩。菩薩道：「孫悟空，你怎麼不受教誨，不保唐僧，來此處何幹？」慌得個行者忙忙施禮道：「向蒙菩薩善言，果有唐僧揭了壓帖，救脫了我，跟他做了徒弟。他却怪我兇頑，我纔子閃他一閃，如今就去保他也。」菩薩道：「趕早去，莫錯了念頭。」言畢，各回。

這行者，須臾間，看見唐僧在路旁悶坐。他上前道：「師父怎麼不走路，還在此做甚？」三藏抬頭道：「你往那裏去來？教我不敢行動，只管在此等你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往東海老龍王家借杯茶吃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出家人不要說謊，你離得我多一個時辰，就說到龍王家吃茶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我會駕筋斗雲，一個筋斗，有十萬八千里路，故此即去即來。」三藏道：「我略略的言語重了些兒，你就使性子丟了我去！像你這有本事的，討得茶吃，像我這去不得的，只管在此忍餓，你也過意不去呀！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若餓了，我便去與你化些齋吃。」三藏道：「不用化齋，我那包袱裏，還有些乾糧，你去拿鉢盂尋些水來，等我吃些兒走路罷。」

行者去解開包袱，見有幾個粗麵燒餅，拿出來遞與師父。又見那光豔豔的一領錦布直裰，一頂嵌金花帽，行者道：「這衣帽是東土帶來的？」三藏就順口兒答應道：「是我小時穿戴的。這帽子若戴了，不用教經，就會念經；這衣服若穿了，不用演禮，就會行禮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師父，把與我穿戴了罷。」三藏道：「你若穿得，就穿了罷。」行者遂將錦布直裰穿上，把帽兒戴上。三藏見他戴上帽子，就不吃乾糧，却默默的念那緊箍咒一遍。行者叫道：「頭痛！頭痛！」

那師父不住的又念了幾遍，把個行者痛得打滾，抓破了嵌金的花帽。三藏恐怕扯破金箍，住了口不念。不念時，他就不痛了。伸手去頭上摸摸，似一條金線兒模樣，緊緊的勒在上面，取不下，揪不斷，已是生根了。他就耳裏取出針兒來，撞入箍裏，往外亂捎。三藏恐怕他捎斷了，口中又念起來，他依舊生痛，痛得豎蜻蜓，翻筋斗，耳紅面赤，眼脹身麻。

那師父見他這等，又不忍不住口，他的頭又不痛了。行者道：「我這頭痛，原來是師父咒我的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念的是緊箍經，何曾咒你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再念念看。」三藏真個又念。行者真個又痛，只教：「莫念！莫念！動我就痛了！這是怎麼說？」三藏道：「你今番可聽我教誨

了！』行者道：『聽教了！』『你再可無禮了！』行者道：『不敢了！』

他口裏雖然答應，心上還懷不善，把那針兒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望唐僧就欲下手，慌得長老口中又念了兩三遍，這猴子跌倒在地，丟了鐵棒，不能舉手，只教：『師父我曉得了！再莫念！』三藏道：『你怎麼欺心，就想打我？』行者道：『不敢！不敢！我問師父，你這法兒，是誰教你的？』三藏道：『是適間一個老母傳授我的。』行者大怒道：『不消講了！這個老母，坐定是那個觀世音！他怎麼那等害我！等我上南海打他去！』三藏道：『此法既是他授與我，他必然先曉得了。你若尋他，他念起來，你却不是死了！』

行者見說得有理，真個不敢動身，只得回身跪下，哀告道：『師父這是他奈何我的法兒，教我隨你西去。我也不去惹他，你也莫當常言的只管念誦。我願保你再無後悔之意了。』三藏道：『既如此，伏侍我上馬去也。』那行者纔死心塌地，抖擻精神，束一束綿布直裰，扣背馬匹，收拾行李，奔西而進。

畢竟這一去，後面又有甚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